

《灵魂里的风》题记

○ 朱 鸿

我是一个敏感的人，灵魂始终都很活跃。梦可以证明，即使在睡眠状态，我的灵魂也在工作。

众星运行，遂在宇宙空间形成了气流。只要日不毁，月不灭，众星随旋，气流便永在飘飘，永在游荡。

气流临地，产生了风。过山为山风，过海为海风，过岛为岛风，过河为河风，过江为江风，过湖为湖风，且过沙漠，过草原，过田野，过城市。风扫街巷，拂门窗，揭衣掀帽，无处不在。

先贤认为，凡风有八：东北曰炎风，东方曰滔风，东南曰熏风，南方曰巨风，西南曰凄风，西方曰飂风，西北曰厉风，北方曰寒风。王莽从方士之言，在长安城建立了八风台，敬风神，以求不死，然而他还是死了。是的，谁能不死呢？

中国人对风有特别仔细的观察，且尽予总结。以方位的角度观察风，并不难，甚至以四季的角度，分风为春风、秋风、夏风和冬风，也不难。中国人的智慧表现为，以生命的体验，给风以精确的概括。暖风、凉风、热风、寒风、疾风、迟风、肃风、幽风、长风和微风，乃至仁风和祥风，还有梅风、兰风、竹风和松风，凡此，皆是中国人的发现。



我灵魂里的风无不生于至诚之心，起于去伪存真之际、抑恶扬善之间、褒美贬丑之中。

秦人制作了兵马俑，似乎厉害了。实际上楚人之才大于秦人，楚人之思深于秦人。宋玉把风划为雄风和雌风，这是何等奇妙的观点。当然，宋玉也有其

短，他说：“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萍之末。”风不生于地，风也不起于青萍之末。风自有生处，也自有起处，这就是宇宙空间，它是众星运行所导致的。谁都存在历史的局限，不可苛责宋玉。屈原是楚人，宋玉也是楚人，他们皆有文章，且永放光芒。司马迁和班固长养秦地，颇为伟大，然而他们属于汉人。秦人谁有文章呢？

我的灵魂里没有众星，当然也没有众星运行所形成的气流。不过我的灵魂里有风，且风满灵魂。我灵魂里的风，并不逊于宇宙空间的气流。走在天下，万事万物都会引我兴趣，令我慨喟。我极为敏感，且深沉地爱自然、爱文明，遂无时不在忧伤、义愤和赞叹，且常常激动地流泪。这些都造化了我的风，风在我的灵魂里便巡上巡下，振翻而飞。我灵魂里的风，或是平静的，或是呼啸的，不过皆倾向于清明，属于一种暄风和惠风。

我灵魂里的风无不生于至诚之心，起于去伪存真之际、抑恶扬善之间、褒美贬丑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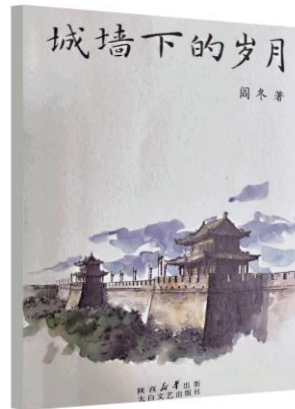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灵魂在，风就在。我的风在，灵魂就在。

悦读空间

2026年10月21日 星期三
责编：赵命可 美编：刘雯 校对：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艺术报



阎冬是陕西工人报社资深记者，他采写了大量工会新闻，还多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，已出版《金盆开花》《渭河儿女情》两部长篇小说。常年奔走三秦大地的新闻生涯，赋予他敏锐的观察力；长久的文学求索，又让他拥有沉淀生活、抒写内心的文字力量。散文集《城墙下的岁月》汇集六十篇散文、随笔与文学评论，分为真情流淌、人生感悟、人事杂陈、一孔之见等板块，以西安城墙为精神载体，收纳亲情记忆、乡土往事、行旅见闻与文学思考，融合新闻纪实的底色与散文独有的文学诗意，是一部扎根长安大地、饱含生活温度的本土文学佳作。

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，造就了阎冬克制、求真、注重细节的写作特质，这也是全书最鲜明的底色。文章皆依托亲身见闻与真实体验，摒弃空洞抒情与刻意雕琢，以平视普通人的视角记录世间百态。

阎冬善于将古都西安厚重的历史底蕴融入个人叙事，以城墙为核心意象，串联风景、往事与思索，做到记事、写景、抒情、思辨融为一体。《城墙下的岁月》原是《序》的标题，出版时删掉了，却是全书的文眼。作者漫步城墙根，触摸斑驳青砖，将古城千年变迁与个人半生经历相互映照。城墙静静伫立，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合沉浮，作者借城墙抒发对时光、故土的体悟，历史风物与私人情感彼此呼应，意境悠远。《雾中登王顺山》跳出城市视野，移步换景描摹山野风光，由山水景致引申人生感悟，摆脱一般游记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，写景灵动，寄情内敛，尽显文字的诗意美感。《大师远去精神永驻》追忆陈忠实先生，立足面对面交往的真切记忆，抒发对文学前辈的敬仰，情怀真挚动人。

整部散文集坚持从大处着眼、小处落笔，擅长从细碎日常、寻常人事之中提炼思考，以个体叙事折射时代，小事承载真情，微处蕴藏哲思。

《城墙下的岁月》是一部兼具纪实力量、文学美感与思想

读阎冬散文集《城墙下的岁月》

○ 诗 村

这本书是一幅属于长安大地的生活画卷，那些流淌在纸页间的真诚与思索，值得读者静心品读。

内涵的散文集。身为陕西工人报社记者，阎冬始终保持着观察时代的敏锐，储存着与职工群众密切联系的温度；作为职工作家，他怀揣拥抱生活的热忱，乐于在平凡中展现普通职工的人性之美。他用一本散文集守望着城墙下的烟火人间，把亲情、友情、职工情，乡土、行路、感悟等悉数写进篇章。这本书不仅是阎冬半生心路的文字留存，还是一幅属于长安大地的生活画卷，那些流淌在纸页间的真诚与思索，值得读者静心品读。

方英文《后花园》赏析

○ 後邨人

《后花园》以一场山野漫游给出了精神突围的答案：真正的安宁，从来不是逃离世界，而是内心的澄澈通透；真正的后花园，不在深山旷野，而在本心之中。

《后花园》的核心魅力，在于它跳出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桎梏，以一场荒诞浪漫的山野浪游，完成现代精神家园的寻找与重建。小说以高校讲师宋隐乔的意外出逃为叙事主线，情节开篇便极具戏剧性：主人公乘坐火车奔赴陕南，因偶然的突发状况仓促下车，意外滞留深山，就此脱离都市秩序，开启了一场无预设、无目的的漂泊之旅。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山野乡村，他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俗世众生：纯粹质朴的山野女子胡珍子、通透淡然的小店经营者胡葵花、坚守初心的老红军、看破尘俗的智呆和尚与忘莲尼姑……一众小人鲜活立体、各有风骨，构成了一幅质朴鲜活的山野众生相。这场看似偶然的放逐，实则是一场主动的精神逃离。宋隐乔身为现代知识分子，身处功利喧嚣的都市生活中，被世俗规则、名利枷锁、人情世故层层裹挟，内心困顿迷茫、精神无处安放。而闭塞纯粹的深山乡野，剥离了现代社会的浮躁与功利，成为隔绝俗世的“后花园”。在这里，主人公挣脱了身份、地位、规则的束缚，与自然相融、与众生对话，在与入、山水、自我的对峙和解中，不断审视自我、反思时代。方英文借这场浪漫的流浪，抛出了当代人的终极困境：物质文明高速迭代的时代，人们奔波逐利、身心浮躁，却普遍陷入精神荒芜、心灵失据的困境。而所谓“后花园”，从来不是一处具象的山水秘境，而是现代人稀缺的精神净土，是安放本心、治愈焦虑的精神归宿，这也是小说立意的深刻与新颖之处。在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上，《后花园》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人物范式，以众生百态映照人性本真，传递众生平等、万物有情的人文情怀。小说中没有绝对的主角与配角，也没有完美的圣人与卑劣的小人。市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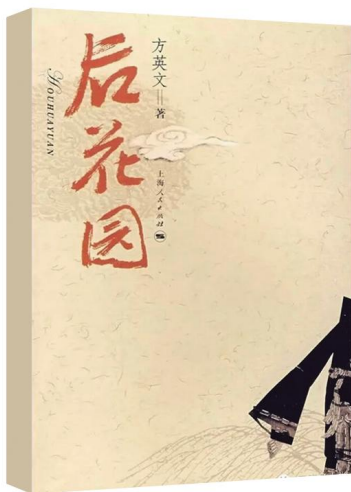
凡人、方外之人、革命老者，身份迥异、境遇不同，却都保有最本真的人性底色：有烟火世俗的琐碎，有坚守本心的纯粹，有看透世事的通透，也有直面生活的坚韧。作者摒弃了说教式的价值评判，以平视的笔触包容所有人生姿态。

尤为动人的是小说贯穿始终的浪漫哲思与悲悯情怀，文中“大雁驮着唐朝飞走了”的诗意书写，将自然风物与古典意境、时代感慨融为一体，浪漫脱俗、意蕴悠长。在方英文笔下，山水有灵、众生有情，草木鸟兽、山野凡人皆有风骨与温度。这种书写，跳出了狭隘的个人抒情，升华为对生命、自然与时代的宏观思考，既批判了现代文明异化人性、裹挟人心的弊端，也慰藉了当代人的精神荒芜，诠释了作者淡泊包容、心怀赤诚的人生格局。

相较于当代主流长篇小说，《后花园》的艺术风格极具辨识度，完美彰显了方英文独有的创作特色。

其一，叙事自由灵动，虚实相生、亦庄亦谐。小说情节兼具现实质感与浪漫荒诞色彩，现实的困顿、人性的真实是“实”，山野的奇遇、诗意的遐想是“虚”。叙事节奏随性舒展、跳跃自然，没有紧绷的戏剧冲突，没有刻意的剧情铺垫，如同行云流水，随性铺展。同时，文字兼具幽默风趣与深沉厚重，写俗世烟火轻松诙谐，写精神求索沉静深刻，亦庄亦谐的笔触让小说兼具可读性与思想性。

其二，语言雅致清丽，兼具古典气韵与现代质感。方英文深耕传统文化，文字自带书卷气，遣词造句温润凝练、诗意盎然，摒弃了口语化的粗鄙与商业化的浮躁。同时，他不拘泥于传统文言的晦涩，融合现代生活化的表达，通俗而不浅薄、雅致而不疏离。奇妙的双线



结构串联起都市与山野、喧嚣与静谧，新颖的立意打通了个体境遇与时代困境，让小说兼具文学美感与思想深度。

其三，风格独辟蹊径，重塑西部文学审美。陕西文学素来以厚重写实、苦难叙事为基调，而方英文是陕西文坛的“异数”，他跳出地域文学的固有范式，以轻灵浪漫替代沉郁苍凉，以精神寻踪替代苦难书写。他不刻意渲染时代伤痛，不刻意堆砌地域符号，而是以温柔的笔触、豁达的视角，在俗世中挖掘诗意，在困顿中寻找希望，构建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体系，与方英文日常为人处世的一贯率性淡泊的风格相契合。从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来看，《后花园》是方英文创作思想的集大成之作，也是当代文学中极具治愈力量与思辨价值的经典文本。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，消费主义盛行、精神信仰缺失，现代人普遍处于身心漂泊的状态。《后花园》以一场山野漫游给出了精神突围的答案：真正的安宁，从来不是逃离世界，而是内心的澄澈通透；真正的后花园，不在深山旷野，而在本心之中。

《后花园》不仅是一部书写流浪与归途的小说，还是作家人生情怀、文学理想的完整投射。它以浪漫的叙事、深刻的思辨、温润的笔触，为疲惫的现代人提供了精神慰藉，也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拓宽了审美边界。